

WARRIORS

貓戰士

外傳之VI

高星的復仇

Tallstar's Revenge

艾琳·杭特 (Erin Hunter) 著
高子梅 譯



晨星出版



序章

暗

色高地向上隆起，接合夜空，微顫的石楠叢間有多個綴滿星光的身影，如火石般閃爍不定。風族戰士祖靈坐定不動，茵茵綠草在牠們的腳爪間流動，鬚鬚被狂風吹得筆直。

「楠星，歡迎來到星族。」一隻毛色光滑、身上泛著星光的公貓正視年輕的風族族長，「自妳擔任風族副族長以來，我便注意到妳一直赤膽忠心地服侍族貓，在此我很感榮幸地多賜一條命給晉升為族長的妳。」

楠星垂首，「謝謝妳，鵜皮。」

「我死時是巫醫，」公貓提醒她，「在那之前，曾是戰士。只要我認定的事，無論任務多艱鉅，都會毫不猶豫地為它而戰。我將賜予妳第八條命，賜你勇氣相信自己的直覺。請**注意**聽妳的心對妳說了什麼。」牠傾身向前，以鼻頭輕觸楠星的前額。

新的生命在灰貓全身流竄，她緊咬下顎，呻吟出聲。

鵝皮退後一步，回頭喊道：「黛尾？」

一隻淺棕色的黃斑母貓從族貓裡緩緩步出，毛色銀光閃閃，「妳認得我嗎？」她輕聲問。

楠星抬頭吸了口氣，渾身顫慄，「我認得，我不只一次聽過妳的大名。妳拒絕讓妳的小貓上戰場對抗影族，妳的執著最後促成了族規。」

黛尾點點頭，「自那時起，小貓六個月大以前，不准接受格鬥訓練。我情願自己上戰場單挑影族每位戰士，也不願讓我的小貓上場受到任何一點傷害。楠星，雖然妳自己沒有小貓，但我要妳分享我的信念。我要賜給妳充滿母愛的第九條命，請利用它保護妳的部族。」牠以口鼻抵住楠星的額頭，「這種愛比風還要強勁、比生命還要綿長。」

楠星一陣痙攣，搖搖晃晃地往前屈身，膝蓋跪倒在地。

一隻棕灰色斑點貓上前一步，「楠星？」他朝風族的新任族長低身探問，「妳還好嗎？」黛尾彈彈尾巴，「鷹心，她夠強壯，我感覺得出來。」

楠星直起身，「我很好。」她渾身顫抖地面對星族，「我保證讓風族受到各族尊重，發誓用我的九條命帶領他們。等有一天我成為星族一員時，將會讓你們為我的成就感到驕傲。」

語帶肯定的喵鳴聲在數排綴滿星光的身影間響起。

「記住，」黛尾喊道，「愛的力量勝過一切！」牠說話的同時，星族的身影也慢慢消失，如慧星尾巴般往上盤旋，遁入午夜星空。

「我們該回月亮石了。」鷹心在楠星耳邊低聲說道。

楠星搖搖頭，「我還沒打算離開星族。」

鷹心眼見眾多發亮的身影消失無蹤，「可是牠們都走了。」

「牠們的味道還在。」楠星固執地揮著尾巴。

「那麼等妳醒來後，我們在慈母口見，」鷹心轉身，緩步走下坡道，身影沒入黑暗，消失在石楠叢間，「族貓們都在營裡等我們回去。」

「我不會耽擱太久。」楠星看著巫醫貓的身影在眼前消失，步履仍有些不穩的她緩緩爬上高地。起初行動緩慢，但新生的九條命在她體內不停流竄，體力隨著她踏出的每一步逐漸恢復，感覺身體愈來愈強壯。她索性拔腿急奔，穿越狂風遍掃的草原，鬚鬚平貼面頰，直抵高地盡頭才緊急剎住腳步，身體在布滿沙石的斷崖前微微搖晃，舉目遠望沒入夜色的樹林與荒原。

腳步聲自她身後響起，「妳為什麼還在這裡逗留？」那喵聲很輕柔。

楠星倏地轉身，眨眨眼睛，一位戰士祖靈的模糊身影在眼前發出微光，「我想再多呼吸一點星族的空氣，」她坦言道，「妳……妳是誰？」

「我是蛾飛。」母貓的綠色眼睛熠熠閃爍，但卻可以透過身體，直接看見她後面的石楠，曾經雪白的毛髮如今微黯，只剩點點星光。

「蛾飛？」楠星眼睛一亮，「妳是風族的第一任巫醫。」

蛾飛點頭。

「是妳找到了月亮石，」楠星低聲說道，「妳是特地來找我的嗎？」

「我參加妳的命名大典，」蛾飛告訴她，「是為了能與妳單獨說話。」

「妳有預言要給我嗎？」楠星在泥煤地上興奮地縮起爪子。

「不，不是預言，也許是警告。不管發生什麼事，都別太苛求族貓的忠誠。」

楠星驚愕抬頭，「我必須要求這一點，這也是我應該要求的。」

「戰士要對誰忠誠得由他們自己決定。」

「他們當然得對我和部族忠誠。」楠星嘶聲道。

「但妳不可以試探。」

楠星豎起毛髮，「我是他們的領袖。」

蛾飛抽抽尾巴，「妳還年輕，經驗會幫妳長智慧。屆時，請務必聽我的勸。」

楠星哼了一聲，「我會自己作出定奪。」

「那是當然，」蛾飛讓步，「只是妳還不明白有些時候戰士得先離棄所愛，才會明白自己真正在乎的是什麼。」

「離棄所愛？」楠星重複道，「妳是說部族嗎？」

蛾飛靜靜地看著她。

「離棄部族的戰士等同於背叛，」楠星啞道，「我的族貓都是心向部族的。」

「未來有位戰士的忠誠度將受到動搖，」蛾飛告訴她，「必須跨出妳的領地，才能為自己的心找到歸屬。」

楠星齜牙咧嘴，「妳是在告訴我，有隻族貓將會淪為無賴貓？」

蛾飛眨眨眼，牠的眼睛宛若綠色星子，「他將步入歧途，即便妳擔心他再也回不來，也別攔阻他。因為這是他能為自己的心找到歸屬的唯一方法。」



第一章

「小心點，小高！」

小高聽見淺鳥焦急的呼叫聲，於是停下腳步，「我不會有事的！」他喵道，同時回頭瞥了育兒室一眼，他母親溫暖的奶香味正從育兒室入口飄送出來。

在濃密的金雀花叢窩穴裡，蕨翅正安慰著淺鳥，「我保證小吠和小尖鼠會看著他的。」

小高打了個哆嗦，這是他第二次溜出育兒室，他的腳爪興奮到微微刺痛。薄雪將營地染成銀白色，草叢和石楠圍籬都結了霜，冰冷空氣刺痛他的鼻頭，他抖抖身上的毛髮。

小吠一腳踩住小高那條黑色尾巴的白色末端，「你看起來好像快結冰了。」

小高抽出尾巴，開心地喵鳴，他的白色口鼻和腳爪讓他很容易隱身在雪地裡。

小尖鼠跳過他身邊，「小吠，我們帶他去看狩獵石！」

小高看著他的室友，後者三個月大，體型

是他的兩倍，但他下定決心不輸給他們。「我還以為我們要再去爬高岩石呢。」他反噏，「我知道我這次一定爬得上去。」他的眼睛因為光線和冷空氣而微微刺痛著，幾個日出前他才首度睜開眼睛，在習慣了育兒室的陰暗後，他的眼睛現在還在適應外頭的光線。

他眨眨眼，望向那座高聳的花崗岩，小吠告訴過他，楠星都是站在上頭向全族的貓兒說話。它看上去巍峨森然，形如鋸齒，顏色暗沉，聳立在一座宛若乾涸池塘的沙坑中央。

會議坑。小高瞪大眼睛。楠星、鷹心和蘆葦羽正蜷縮在坑裡的岩石底部，空氣冷到他們交談時，嘴裡不時冒出裊裊白煙。

鷹心抬頭，目光越過沙坑邊緣，看見小貓，「那隻年紀最小的貓又跑出來探險了。」

小高的四隻腳侷促地踩動著，巫醫貓陰黯的眼神令他不安。淺鳥警告過他離這隻灰棕色公貓遠一點，他對小貓沒什麼耐性。

「找個地方躲一下吧，小高。」鷹心眯起眼睛，「我們可不希望你把禿鷹引到營地來。」

「禿鷹？」小高驚了一下。

「小貓是牠們最喜歡的獵物，」鷹心警告，「牠們可以從高岩山那裡就看到你。」

蘆葦羽的鬚鬚抽了抽，「別去嚇那隻可憐的小貓了，」他忍著笑，朝突然竄到小高旁邊的小尖鼠點點頭，「你們今天要帶他去哪裡？」

小尖鼠彈彈尾巴，「狩獵石。」

滿身厚重灰色毛髮的楠星用力甩掉身上的霜，「小心點，」她警告，「石頭都結冰了。」
「如果你們扭傷了腳，別來找我哭訴。」鷹心喊道。

「來吧，」風族族長提醒副族長和巫醫回到正事上，「這裡太冷了，到我窩裡去吧。」楠星跳出會議坑，鷹心和蘆葦羽也跟著跳出去。他們鑽進空地盡頭金雀花叢下方的族長窩，尾巴在洞口不停地抽動。

「我們到坑裡玩溜滑梯吧。」小吠喵喵道。

「我想去狩獵石。」小尖鼠很堅持。他挖起一爪子的雪，朝小吠丟過去，結果被一陣強風吹了回來，反倒砸在自己的鬚鬚上。

他打個噴嚏。小吠樂得喵喵出聲，「哇，你看起來好可怕哦！」

「我要讓你見識一下什麼叫做可怕！」小尖鼠撲向他弟弟，兩個兄弟在草地上翻滾。

小高退後幾步，看著兩個深色身影在雪地裡翻滾來滾去。有**兄弟姐妹一起打鬧，應該很好玩吧。要是小雀沒死就好了。**

小尖鼠甩開弟弟，「你看小高！他眨眼的樣子活像才剛睜開眼睛似的。」

小高豎起毛髮，「我已經快要半個月大了，而且沙雀說我睜開眼睛的時間比育兒室裡的其他小貓都早。」他瞪著他的室友，「我只是還不習慣雪地的光線。」營地四周的石楠圍籬昨天在天空的映襯下仍顯漆黑，如今卻結了一層白亮亮的霜正閃耀著。不知道當大雪來臨，整個世界轉成銀白色時，高地會變成什麼樣子？淺鳥曾警告過小高，在所有部族中，禿葉季對風族是最不假以顏色的。因為高地離天空最近，但這也是他們之所以獨特和更受到保護的原因。

「和其他部族比起來，我們離銀毛星群更近，」她在青苔臥鋪偎著他時，曾這樣告訴他，「意思是星族更仔細地看著我們。」

小高聽出她話裡的憂慮，「所以我們才要在高地底下挖地道？」他問道，「不讓從其他部族升天的星族戰士看到我們？」

「別傻了，」淺鳥舔著他的耳朵，「我們挖地道是因為我們比其他部族更強壯、更聰明。」她更用力地舔，要他別再出聲。

「我要去狩獵石那裡！」小尖鼠穿過草地，衝了過去。

小吠跟在後面跑，「在沙坑裡玩溜滑梯好不好？」

「那裡的雪不夠厚，不能溜滑梯啦。」小尖鼠閃過小高。

「你只是害怕而已。」小吠跟著他哥哥猛地轉向，腳下雪花四濺。

「我才沒有呢！」小尖鼠回頭喊道。

小高跟著跑，他不在乎他們要玩什麼，只要能到外頭玩就很棒了。他跑在草地上，感覺到肉墊下的草葉冷冰冰的。

「小心！」

小高一聽見雲跑的喝斥，趕緊剎住打滑的腳步。這隻淺灰色公貓和楊秋正從他面前經過，兩位戰士帶著新鮮獵物朝獵物堆走去，他們為部族帶回了食物，毛髮被高地的狂風吹得凌亂不堪。小高看著他們，很羨慕他們的長腿和瘦長的尾巴。他們是高地跑者，意思是在風族裡，他們的工作是負責狩獵和巡邏邊界。小高聞得到他們身上的石楠味。

風族的地道工都把臥鋪安置在乾硬酥脆的蕨葉坑裡，羊毛尾躺在上頭舔洗他的斑紋肚皮。他抬起頭來張望，毛髮就像那些幫忙挖新地道以及在地底下打樁固定舊地道的貓兒一樣，總是

沾滿了沙塵和泥土。他朝雲跑叼在嘴上的那隻兔子點點頭，「你在高荒原抓到的嗎？」

「是啊，」站在獵物堆前的雲跑踢開昨天吃剩的一隻死老鼠，放下嘴裡的獵物，「羊毛尾，你從來不會猜錯。」

小高驚訝地看著羊毛尾，「你怎麼知道？」

「我聞得到牠毛裡的砂土味。」羊毛尾彈彈尾巴，又回去舔洗自己的肚皮。

他的工作夥伴胡桃鼻在他旁邊的蕨葉坑裡動了動，「只有在高荒原上才有沙質地道，」棕色公貓抬起前腳，搓掉耳朵上的泥巴，「不像峽谷地道裡全是泥巴和沙礫，不過它可以通到河邊，捕捉新鮮的獵物。」

雲跑哼了一聲，「不過得等你先找到方法阻止地道坍塌才行。」

楊秋把一隻田鼠放在兔子旁邊，「砂礫這東西很容易坍塌，在那裡挖地道很危險。」

羊毛尾眯起眼睛，「如果你清楚自己在做什麼，就不會有危險。」

小高看看地道工，又看看高地跑者，他們之間陷入某種尷尬的沉默。

這片沉默被楠星打破，她從族長窩裡緩步出來，循著會議坑邊緣走了一圈，穿過高地跑者的草叢臥鋪，經過雲跑身邊，停在蕨葉坑旁。「羊毛尾，新葉季之前，新地道能夠完工嗎？」

羊毛尾抽抽鼻子，「要把坑頂撐起來，得花點時間。」

楠星彈彈尾巴，「我相信你會找到方法。」她轉身走回獵物堆，嗅嗅雲跑帶回來的兔子。

楠星曾到地底下巡邏過嗎？小高好奇地看著風族族長，她受過高地跑者的訓練，不過身為族長的她也應該瞭解地道工的工作才對。

「快一點，小高！」小吠喊道。

小高回過神，急忙跟上他的玩伴。小吠和小尖鼠已經抵達狩獵石。這座低矮光滑的岩石狀似多隻兔子偎在長老窩附近的草地上，幼嫩的石楠從岩縫裡冒出來，底部爬滿青苔。小尖鼠跳上最高的岩石，對著下方的小吠洋洋得意地誇口：「我是狩獵石的族長！」

小吠爬上圓石，站在他旁邊，「我是副族長！」

小高終於走到狩獵石，他越過岩底厚重的青苔，伸長前爪，蹬著後腿，試圖跳上去，站在小吠旁邊。但結霜的岩面太滑，爪子抓不住，整隻貓又滑回冰冷的青苔上。

「嘿，小蟲！」小尖鼠往下方喊，「你乾脆去挖地道，你不像我們可以當高地跑者！」

小高豎直毛髮，表情不解，「我不叫小蟲，我叫小高！」

「我看你這輩子只能像蟲子一樣在地底下鑽來鑽去了，不是嗎？」小尖鼠奚落，「所以你才會爬不上來——只能待在岩石底下，沒辦法站到上面來。」

小高皺眉，他知道他的父母都是地道工，難道這就表示他不能在狩獵石上玩耍嗎？

小吠往下伸出前爪，「小高，別理他，再試一次！」他喵道。

小高跳起來構室友的腳爪，後者一把勾住他，將他慢慢抬起，他不斷踢著後腿，在岩壁上陣亂扒，終於蹬了上去。「謝了！」他在小吠旁邊坐下來，岩面凍得他腳掌微微刺痛。

他掃視營地。陽光從蔚藍的天空灑下，照在綠草茵茵的山崗上，宛若一大片毛髮長在結霜的空地上。地道工的蕨葉坑閃著橘光，高地跑者臥鋪四周的長草低垂，白霜漸褪。

一張白臉出現在長老窩的洞口，「你們這些小鬼起得可真早，」白莓從窩裡悄聲溜了出

來，小心翼翼地坐在冰涼的草地上，離狩獵石約一條尾巴遠。

百合鬚跛行跟在後面，然後站定不動地嗅聞空氣。她是長老窩裡最年輕的長老，比白莓、燄皮和亂足都年輕許多。她是因為地道坍塌壓碎了一條後腿，才提前退休。「你想去高地嗎？」她問白莓。

白色長老看著她，「只要你別勉強我去探什麼兔子洞，我就去。」

「自從上次以後我就不敢了，」百合鬚喵喵道，「我從來沒見過貓被兔子追出地道。」

白莓不安地踩動著腳，「我以為那是狐狸。」

「你的嗅覺八成退化了。」百合鬚彈彈尾巴調侃道，然後朝營地入口一蹬一蹬地跳過去，那條廢腿在淺淺的雪地上拖出一條痕跡。

白莓撐起身體站起來，跟在後面，「等妳和亂足住久了，妳的嗅覺也會退化的，他的口臭跟狐狸味道沒什麼兩樣。」

「沒那麼糟吧。」百合鬚回頭說道。

「妳想換臥鋪嗎？」白莓趕上她，「昨晚他就在我的鼻子前打呼，害我在夢裡還以為自己掉進了狐狸窩。」

他們消失在石楠縫的同時，一隻淺薑黃色的公貓低頭從他們中間擠了進來。沙雀！小高抬起尾巴，看見他的父親快步走進營地。

薑黃色戰士的毛髮沾滿泥巴，「我剛在地道入口放了一堆棍子。」他朝羊毛尾喊道。

毛色灰白相間的地道工抬起鼻子，「太好了，」他喵喵道，「今天下午，我們可以開始動

手撐起坑頂了。」

「那就看你們的囉，」沙雀朝狩獵石走來，「小高，我要給你看樣東西。」

小高對著他的父親興奮地眨著眼睛，「什麼東西？」沙雀要帶他去看高地嗎？小高從岩石上滑下來，跌跌撞撞地快步穿過草地，在沙雀腳前剎住腳步。

沙雀舔掉小高耳朵上的青苔，吐在草地上，「你該學習怎麼挖地道了。」

失望像大石頭般沉入小高的肚子裡。他不想學挖地道，他只想去看高地，感受風的呼嘯。

「小高要去學蟲挖洞囉！」小尖鼠在狩獵石上揶揄他。

小高氣呼呼地轉過身，「蟲不會挖洞！」

「別理小尖鼠！」小吠擋在他哥哥前面，「他只是跟你開玩笑。」

沙雀哼了一聲，「典型的高地小貓，就怕沙子跑進眼睛裡。」他朝地道口的蕨葉坑走去，

停在羊毛尾的睡鋪旁。急忙跟上的小高，鑽進他父親肚子底下往外窺看，背脊貼著他父親溫暖的腹毛。

「你覺得棍子可以撐住坑頂嗎？」沙雀懷疑地問道。

羊毛尾皺眉，「等我們把石頭滾到定點，應該就撐得住了。」

「也許我們應該改挖另一條地道通往峽谷。」沙雀的肚子就在小高的頭頂上方微微抽動。

羊毛尾搖搖頭，「我們離黏土層可能不遠，它比較難挖，不過不容易坍塌。」

沙雀朝長老窩瞥了一眼，小高猜他一定是想到百合鬚那條被壓壞的腿。「也許我們應該去探勘位置較高的兔子洞，搞不好那裡也有我們可以開挖的黏土層。」

「可是整個禿葉季下來，我們已經有很大的進展，」羊毛尾反駁，「如果再重新開挖，太丟臉了。」公貓結實的肩膀不時抖動，沙雀的肩膀也一樣又寬又結實。

等我當了地道工，我的肩膀也會跟他們的一樣嗎？小高的目光掃過營地，停在雲跑和楊秋身上，他們的身形修長光滑，有利於速度而不是力量。小高很好奇在高地上奔跑，任風吹在身上的什麼感覺。一定比窩在地底下好嗎？他想像自己的耳朵和鼻子都是泥巴，忍不住抖了抖。

「來吧，小高。」沙雀的喵聲打斷他的思緒，他父親正往高地跑者的臥鋪走去。小高蹦蹦跳跳地跟在後面，經過窸窣作響的叢生草梗，來到高岩石後面一片光裸的泥地上。

「這裡很適合挖掘，」沙雀腳爪刨著地面，「這裡也是我第一次學挖地道的地方。」

小高低頭看著這堆被翻過的泥土，好奇這裡究竟被新來的地道工練習挖掘和回填過幾次，「你不覺得挖久了很無聊嗎？」

「地道工不是只會挖土而已，」沙雀駁斥，「雖然在地底下挖出新通道是我們的責任之一，但我們也會在裡面巡邏，因為那裡是狩獵的好地方，尤其是禿葉季。別忘了破冰為什麼會首開先例地去挖兔子洞。」

小高早就聽說過破冰的傳奇，那是淺鳥在育兒室裡告訴他的第一個故事。很久以前，高地遭逢有史以來最嚴寒的禿葉季，石楠叢和金雀花叢全被積雪掩埋，完全沒有獵物的蹤跡。於是風族一位最勇敢的戰士決定去挖兔子洞，他不斷地往下挖，幫部族尋找食物。

「他不顧自身安危，一心只為部族著想，」沙雀嚴肅地說，「而且他沒有任何經驗也沒接受過我們現在所受過的訓練。」

他靠的只是他的勇氣和毅力，小高強忍住呵欠。

「他靠的只是他的勇氣和毅力，」沙雀繼續說，「從此以後，風族開始挖掘地道，代代傳承經驗，累積新知。」他昂首說道，「要是沒有地道工，風族恐怕有好幾個月都會因為找不到獵物而挨餓。」

小高愧疚地豎起毛髮，他怎麼能妄想自己像雲跑和楊秋一樣在高地上奔跑？總有一天他的部族會倚重他。他應該自豪地承襲父親的衣鉢。他伸出爪子，開始抓刨地面，不斷把鏟出的土往後面丟。

「等一下，」沙雀的尾巴掃過小高的背脊，「你是挖洞要拉屎嗎？」
小高坐下來搖搖頭，甩掉一些泥屑。難道還有別的挖法嗎？

沙雀將一隻腳爪伸進柔軟的土裡，挖一坨出來，小心地放到一旁，然後再挖一坨。沒多久，就挖出一個洞，但爪子沒有停過，旁邊則是堆得紮實整齊的小土丘。小高突然很自豪，他父親好厲害，身強體壯、工作認真，在他腳下沒有挖不了的洞、堆不起來的陸地。

「讓我試試看，」小高從父親旁邊探身下去，挖出一爪細碎的泥土。沙雀坐了下來。

小高知道父親的目光放在他身上，感覺比陽光還溫暖。於是他挖得更賣力，腳下的洞正快速擴大，他把挖出來的土全撥到旁邊，形成一個鬆土堆。「我在挖地道了！」他吱聲尖叫。

「小心！」沙雀剛開口警告，小高就不小心撞上自己堆起來的土堆。鬆軟的沙土宛若瀑布從他耳邊長洩而下，撒向口鼻，害他噴嚏連連。他坐起來，甩甩毛髮，懊惱地瞪看著還在往洞裡傾洩的沙土。

沙雀伸爪擋住土堆，以防它再繼續坍塌，「堆在旁邊的土堆跟你挖的坑一樣重要。你要讓它很緊實，所以得把它壓緊，不然又得重新挖一遍。」

小高皺眉，這比他想像的難多了。他跳回洞裡，全神貫注地挖出一爪子的土，再小心翼翼地拍打進土堆裡，這一次，土堆真的乖乖地待在他指定的位置。他將兩隻腳爪伸進洞裡，開始專心挖掘，他一爪接一爪地挖，還刻意花了點時間將挖出來的每一坨泥土緊實地壓進土堆，與他父親的做法如出一轍。

「做得很好，小高。」沙雀的喵聲裡充滿驕傲。

小高忍住得意的喵鳴，繼續挖。現在這個洞已經深到每次他彎身下去，後腿就會很痠。

「慢慢來。」沙雀警告。

「我可以的……」小高才開口，兩隻後爪突然撐不住身體，頭下腳上地栽進洞裡。腳爪猛地扭到，一陣劇痛，他想抓牢地面上的土石，爪子卻折彎。泥沙迎面撲來，他差點窒息，喘得喘不過氣來，他只能往洞裡退。**救命啊，我要被活埋了！**

這時他的尾巴突然被咬住，身體被拖了出來。「你還好吧？」沙雀鬆開他，緊緊地盯著小高的臉。

「不好！」小高的口鼻隱隱作痛，爪子像燒焦了一樣，「我沒辦法做這種工作，我討厭挖洞，我不要當地道工！」沙石刺痛他的眼，他索性放聲大哭，「淺鳥！」他哭得上氣不接下氣，轉身跑回育兒室。



第二章

沙

雀追在他後面。「你真的做得很好。」

「我沒有！」他的眼睛因為沙子而流淚不止，怒火在他全身竄燒，「我跌進洞裡，爪子也受傷了！」他跌跌撞撞地停在育兒室外面，舉起一隻腳爪。

「你只是爪子磨到而已，沒事的。」

小高淚眼汪汪地眨著眼睛，「你不懂！」在模糊的淚眼中，他隱約看見淺鳥的黑白相間身影出現在育兒室入口。

「小高！」她鑽到草地，「怎麼了？」

小高立刻衝過去，倚著她柔軟的毛髮，「我掉下去了，眼睛進沙子了。」淺鳥輕輕幫他舔出來，他的臉皺成一團。

「好一點了嗎？」她停下動作，等他小心翼翼地睜開眼睛。刺痛的感覺不見了，他用甩頭，把耳朵裡的沙石全甩掉。

「我的腳爪也受傷了。」

淺鳥低身嗅聞，「爪子沒事，」她喵聲

道，「我們進去吧。」

「小高，」沙雀近身說，「你不能就這樣放棄！」

「別逼他了，」淺鳥低聲道，「他嚇壞了。」

小高回頭瞥了一眼。沙雀那雙綠色眼睛滿佈焦慮，瞪得斗大，「我晚一點再試試看，」他心不甘情不願地喵喵聲回答。

「再說吧。」淺鳥輕輕推他走進窩裡。

「他得學會……」

小高沒聽見他父親後面的話，因為淺鳥帶他進臥鋪時，毛髮一直在他耳邊刷拂。他蜷伏在柔軟的羊毛墊上，「蕨翅呢？」小吠的母親不見了，「霧鼠呢？」那隻薑黃色母貓的臥鋪也是空的，就連小麥、小母鹿和小雄鹿也都不見了。

「蕨翅在獵物堆那裡，」淺鳥安坐在他旁邊的臥鋪裡，「霧鼠去狩獵了。」

「狩獵？」貓后是不用狩獵的，她們只要負責照顧自己的小貓。

淺鳥嘆氣，「她有好幾個月沒外出去高地了，她想念那裡，而且她的小貓也不再需要她。」

育兒室的入口一陣窸窣，蕨翅鑽了進來，身上還有新鮮的兔子味，「誰在想念高地？」她坐進臥鋪裡，石楠葉跟著沙沙作響。

「霧鼠。」淺鳥告訴她。

蕨翅伸舌舔舔嘴巴，「我也好久沒享受那種風吹在身上的快感了。」她傷感地說。

小高緊偎著淺鳥，「那妳想念地底下的感覺嗎？」淺鳥生下他之前也是地道工。

「當然想啊。」

小高不相信，誰會想一整天都待在那麼暗的地方。

蕨翅用尾巴彈彈她的腳，「淺鳥，妳應該有一陣子不會再去挖地道了吧。」薑黃色母貓的喵聲聽起來不妙。

小高焦急地把目光轉向母親，「為什麼不去？」

「我生小貓時難產，失去了小雀，」淺鳥在他旁邊挪動了一下身子，「我得花很長時間才能完全復元。」

小高搜尋她的目光，他永遠分不清楚他的母親究竟是太傷心還是太累，「為什麼小雀會死掉？妳生產時出了問題？」

「噓！」

蕨翅尖銳的喵聲嚇了他一跳，他說錯了什麼嗎？淺鳥喜歡把小雀掛在嘴上。「星族會收留她嗎？」他追問。

淺鳥嘆氣，「我想應該會吧。」

但不會收留我。為什麼星族要把他留給淺鳥？也許牠們是要他逗她開心。「小雀的毛色是什麼顏色？」小高問。

淺鳥的目光黯了下來，「薑黃色，跟你父親一樣。」

「我不懂你為什麼要給小雀一個名字。」蕨翅咕噥道。

「她需要一個名字。」淺鳥答道。

「她的生命太短了。」蕨翅皺眉，「星族會幫她取名字的。」

小高感覺到他母親在發抖，談論小雀的事似乎無法讓她打起精神。他用腳掌輕碰她面頰，試圖轉移她的注意，「我耳朵裡有沙子。」

「是嗎？親愛的？」淺鳥傾身舔洗他的耳毛。

小高感覺到她放鬆了，於是更緊緊地偎著她，甚至不想記住小雀是誰。我應該記住嗎？育兒室入口有黑影出現，「你把他安撫好了嗎？」沙雀的頭從金雀花叢的縫隙鑽進來，「我希望他再回去挖，愈快愈好。」

「我才剛幫他清理乾淨。」淺鳥反對。

「這次我們可以練習別的技巧。」沙雀開口保證。

小高從他母親的下巴底下探出頭來，「你覺得可以嗎？」他喵道，眼睛眨呀眨地看著她。如果淺鳥心情還是不好，他情願留下來陪她；可是聽沙雀的語氣好像很希望他去。

「親愛的，你想做什麼就去吧。」她移開目光。

小高覺得失望。難道她不要他留下來？他站起身。她希望我接受訓練，好變得跟沙雀一樣強壯。他從臥鋪邊緣爬出來，「待會兒見囉。」

淺鳥沒有回答，她眼神茫然地望著育兒室的牆面。

「來吧，小高。」沙雀擠出育兒室的入口。

小高跟著鑽出入口，步上覆雪的草地，他很高興看到父親眼睛發亮的樣子。

「我就知道一點小挫折難不倒你。」沙雀用尾巴將小高往前推，「我們來練習搬石頭吧，地道工必須學會如何搬運比自己重的石頭。」

「真的假的？」小高在他旁邊一路跑跳，穿越營地。

「這是很重要的技術。」沙雀朝長老窩旁成排的石頭點頭示意，「我們先試這些，先從小石頭開始。」

小石頭？小高瞪著石頭，每顆小石頭都跟麻雀差不多大。

沙雀停在最近的一顆石頭旁，抽抽尾巴，示意小高靠近點，「用你的前爪抓住它，再利用你的重量讓它滾向你。」

小高吞口水，「這樣我不就被壓扁了？」

「地道挖掘的第一條守則是，你絕對比自己想像的還要強壯。」沙雀告訴他。

小高的眼角餘光有棕色身影一閃而過。

「我碰到你的尾巴了，現在該你當兔子了。」

「沒有！」

「有！」

小尖鼠和小吠正在狩獵石上方追逐，細嫩的石楠枝葉在他們身後微微晃動。

沙雀將石頭推到小高面前，「滾滾看。」

小高看著石頭。

「為什麼每次都是我當兔子？」

「你沒有！」

小高貼平耳朵，不想聽見室友們的玩鬧聲。他抬起身體，將兩隻前掌擱在石頭上，試著一鼓作氣地將它移近。他縮起肚子，使盡力氣，但石頭紋風不動。

「我們試小顆的。」沙雀推了另一顆石頭過來。

小高伸出腳爪，這時亂足從長老窩緩步走出，黑色身影宛若陰影在結霜的金雀花叢間移動，「現在就在學搬石頭，年紀會不會太小了點。」

沙雀嗤之以鼻，「這種技術的學習是永遠不嫌早的。」

亂足坐了下來，「我是當上了見習生後，才開始搬第一塊石頭呢。」

小高咬牙。**我一定能搬動它！**他使盡力量想挪動它，但腳爪一滑，後腿沒撐好，就一屁股跌坐在自己的尾巴上。

「搬得好，小蟲！」小尖鼠在狩獵石上大聲喊道。

小高朝他轉身，耳朵貼平，「我還在學！」

「別理他，」沙雀勸他，「小尖鼠的想法跟高地跑者一樣，不懂耐心的重要。」

小高的心一沉，難道他一整天都得在這裡搬動這顆無聊的石頭？小尖鼠和小吠卻能在狩獵石上玩抓兔子的遊戲？

楠星的喵聲在冷冽的空氣裡響起，「請所有會狩獵的成年貓都到高岩石底下集合。」

小高聞言轉身，風族族長站在會議坑中央深色岩石的最高點。

「你在這裡等我，」沙雀命令道，隨即快步穿過營地，跳進會議坑裡。

亂足刷過小高身邊，「先從小一點的石頭開始。」他給了建議同時朝沙雀的方向走去。

小高一屁股坐在地上，看著族貓魚貫地走向高岩石。楊秋和雲跑身形輕巧地跳進雪白的沙坑裡，紅爪和曙紋跟在後面，滑草和雲雀點早已滿臉期待地仰望著楠星，他們移動位置，讓其他高地跑者坐進來。

沙雀朝沙坑的另一頭走去，地道工都坐在那裡，最後他在羊毛尾和胡桃鼻旁邊坐下。亂足動作僵硬地跳下來，坐在他們旁邊，這位老地道工抬高尾巴，朝蘆葦羽點個頭，坐在高岩石下方的風族副族長也點頭回應。

小吠蹦蹦跳跳地朝小高一路跑來，「你不去參加嗎？」小尖鼠已經穿過草叢跑走了。

小高眨眨眼睛，「可是我們又還沒成年，也不會抓獵物。」

「你怎麼知道？」小吠聳聳肩，「你又沒試過。再說我們又不和戰士們坐在一起，我們可以從那裡看啊。」他用鼻子指著小尖鼠，後者正在高地跑者臥鋪外圍的長草叢裡穿梭，「來吧。」

小高跟在小吠後面跑，這時營地入口一陣窸窣，百合鬚和白莓匆忙走了進來。

「他們開始了嗎？」百合鬚一跛一跛地穿過營地，同時朝亂足喊道。

「還沒。」亂足緩步走到沙坑邊緣，伸長腳爪幫忙只有三條腿可使喚的百合鬚慢慢走下來。她加入地道工的行列，白莓則朝沙坑另一頭的高地跑者那裡走去。

霧鼠在沙坑邊緣來回踱步，毛髮不時輕輕地刷過她的伴侶貓兔飛。這隻棕色公貓的坐姿挺直得像是金雀花的樹幹，彷彿連爪子都生了根。小高在高地跑者的臥鋪旁停下腳步，好奇地看

著他們，霧鼠的小貓，小麥、小雄鹿和小母鹿就站在兩位戰士旁邊。

「這裡啦。」小吠把小高推進小尖鼠旁邊的草堆裡。

小高從長草叢裡擠了過去，「他們在沙坑裡做什麼？」他把鼻頭轉向兔飛的小貓。

「我不知道。」小吠鑽進草堆深處，往外窺看。

「噓！」小尖鼠在旁邊示意他們安靜，「我正在聽。」他的黃色眼睛緊緊盯著會議坑。

楠星從高岩石上一躍而下，從她的族貓之間穿過去，直抵中央位置。霧鼠正用力舔平小雄鹿兩耳間的毛髮，兔飛則將小母鹿和小麥往邊緣推去。

「小麥、小母鹿和小雄鹿！」楠星喊道。

小高覺察到他旁邊的小吠身體一僵，「這是他們的見習生命名大典！」

小高往前傾身。

「其中一個導師會是羊毛尾。」小尖鼠猜道。

「可是兔飛是高地跑者。」小吠提醒他。

「那又怎樣？」小尖鼠低聲道，「羊毛尾一直在抱怨風族的地道工不夠，更何況霧鼠至少得讓其中一隻小貓繼承她的事業。」他瞥小高一眼，「真抱歉，當地道工的感覺一定很糟。」

小高怒目瞪他，「沙雀說這是很高尚的工作。」

「沙雀當然會這麼說，」小尖鼠嘲笑，「他耳朵裡裝太多泥巴了，搞不好連腦袋也塞滿了泥巴。」

小高伸出爪子，怒火中燒，「你胡說。」

小吠輕輕按住他，「我們要看的是命名大典。」他低聲道。

小雄鹿帶著他的兩個妹妹走進沙坑，小麥一不小心腳爪一滑，就從邊坡滑了下去，但仍直起身體，甩甩柔軟的灰毛，全場為她發出溫暖的喵鳴聲。

「麥掌，」楠星迎視她的目光，新見習生的眼睛瞪得斗大，「你的導師是雲雀點。」麥掌大聲喵鳴，這時雲雀點從高地跑者當中走出來，口鼻輕觸她的前額。

楠星彈彈尾巴，「雲雀點，請將你的速度和好眼力傳授給麥掌，使她也能成為風族倍感驕傲的戰士。」風族族長轉向小母鹿，「母鹿掌，」她喵聲道，「妳的導師將是楊秋。」

楊秋豎起耳朵、眨眨眼睛，好像很驚訝。

母鹿掌興奮得淺棕色毛髮全豎了起來，她挺起胸膛，楊秋穿過沙坑，上前恭賀她。「楊秋，」楠星喵道，「請將你的膽識和實力與她分享。」楊秋垂首以鼻頭輕觸母鹿掌的耳朵。

排在他們後面的小雄鹿注視著族貓。

他一定是在猜他的導師是誰。小高屏住呼吸，興奮到彷彿這就是自己的命名大典一樣。

「看來可憐的小雄鹿要拜羊毛尾為師了。」小尖鼠咕囔道。

「雄鹿掌，」楠星開口道，「你的導師是雲跑。」

小尖鼠倒抽口氣，「雲跑？」

「他不是地道工。」小吠大口喘氣。

小高為他的前任室友鬆了口氣，**雄鹿掌不用接受地道訓練了。**但罪惡感戳了他一下，他應該為雄鹿掌感到惋惜，惋惜他當不成最高尚的戰士。

楠星繼續說道，「雲跑，請將你的狩獵技巧和敏捷的身手，傳授給你的見習生，使他有能力餵飽自己的部族。」

所有高地跑者同時發出歡呼聲。

「雄鹿掌！」

「麥掌！」

「母鹿掌！」

空地邊緣的霧鼠和兔飛雙尾交纏，眼裡閃著驕傲的淚光。

「雲跑？」羊毛尾的喵聲在歡呼聲裡響起，黃色眼睛充滿疑惑。

胡桃鼻眯起眼睛，「為什麼地道工沒有見習生？」他質問。

「怎麼了？」營地入口傳來喵聲，一隻灰色母貓瞪看著族貓們，身上滿佈塵土。

霧鼠轉身，「嗨，梅爪。」她看見她挖地道的前室友，不安地踩動著腳爪，「你錯過了命名大典。」

「羊毛尾有見習生了嗎？」母貓的眼裡閃過一絲希望。

羊毛尾搖搖頭，「他們都要接受高地跑者的訓練。」

「全部？」梅爪的眼睛瞪得斗大。

楠星上前一步，「楊秋、雲跑和雲雀點會當霧鼠小貓的導師。」

梅爪瞪著霧鼠，「你難道不想讓其中一隻小貓繼承你的衣鉢嗎？」

霧鼠垂下目光，兔飛緊靠著他的伴侶，「我們決定讓他們全都成為高地跑者。」

「挖地道太危險了，」霧鼠直言，「我們的小貓都跑得很快，像他們的父親一樣；他們擅長的是高地狩獵，而不是挖地道。」

胡桃鼻上前一步，毛髮豎得筆直，「可是我們缺少地道見習生。」

沙雀在他身後甩著尾巴，「至少幾個月後，我們就有小高了。」

小高的胃頓時抽緊。

「小高真幸運啊。」小尖鼠揶揄道。

小高瞪著他，「閉嘴。」

楠星朝地道工走去，「我知道你們很失望，可是霧鼠和兔飛都希望他們的小貓接受高地跑者的訓練。」

胡桃鼻迎視她的目光，「楠星，這個部族也需要有地道工。」

「我瞭解你失望的心情，」楠星溫柔地回道，「但大家對葉亮的死仍記憶猶新。」

小高聽淺鳥和蕨翅談過害百合鬚跛腳的那次坍塌事件，當時有另一個地道工命喪黃泉。

「我必須尊重霧鼠和兔飛的意見。」風族族長繼續說道。

胡桃鼻垂下頭，「我猜也是。」

楠星接口道：「等新葉季來臨、地表乾燥了，地道訓練就會比較安全。」

羊毛尾推開胡桃鼻擠了上來，「妳你為什麼不早點告訴我們，沒有見習生給我們。」

蘆葦羽上前一步，「如果提早告訴你們，你們會比較願意接受嗎？」

梅爪從沙坑的頂端喊道：「但這至少表示你們尊重我們。」



楠星抬起下巴，「風族當然尊重地道工，」她堅持，「當禿葉季的雪季來臨時，我們的地道工總是能為我們找到獵物。我們重視你們的技術，我們需要你們幫忙養活整個部族。」

羊毛尾清清喉嚨，「怎麼養活？你又不給我們見習生。」

「你們會有更多見習生的，」楠星彈彈尾巴，「儀式結束了。」她轉身對雲跑說，「你帶見習生去看看我們的領地，」她朝楊秋和雲雀點頷首，「好好訓練他們。」

雲跑跳出沙坑，領著雄鹿掌走向營地入口，小高總覺得有點不安。雲雀點、楊秋、麥掌和母鹿掌也跟在他們後面蹦蹦跳跳地出去。地道工以後怎麼可能有更多見習生？小高納悶。小尖鼠和小吠將來都要當高地跑者，難道以後得由小高一手包辦所有的地道技術嗎？

小吠挨近他，「等輪到你參加命名儀式時，沙雀一定會要求楠星幫你選一位最厲害的地道導師。」

「是啊。」小高試圖表現出熱衷的語氣，他真的想這輩子都在挖洞和搬石頭嗎？

「紅爪、蘋果曙、兔飛！」蘆葦羽向高地跑者喊道，「獵物快吃完了，我們去狩獵吧。」紅爪的鼻子抽動了幾下，「今天這種天氣，很容易聞到兔子的味道。」

蘋果曙跳出沙坑，往入口走去，灰乳白色的毛髮在清亮的陽光裡散發出玫瑰般的光澤。

兔飛跑在她後面，「我們一起去高突岩那裡狩獵。」

小高看見淺棕色公貓兔飛輕鬆蹬了三下，便抵達營地入口，毛髮下結實的肌肉不斷起伏。一種渴望在他心裡升起，我也想在高地上奔馳，我也想迎著風在蔚藍的天空下追逐兔子。如果是在幽暗的地道裡奔馳，會有一樣的感覺嗎？